

朱子語類

六十二之五

			五二五七	漢書門
三〇九	五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六	五		漢
函	二		書
一	二	五	
四	〇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15)		
函號	298	24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計三四版

中庸一

細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齊整

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并鄉

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賜个變孫樹似中庸之書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某說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文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身底却

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

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

中庸

不備處溥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
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
大學重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胡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
此類是問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架內又有
小間然後方得貫通銖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
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
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
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
時中至以下論
各篇之義

至之間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
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
之中後面方說時中去至之又問隨時之中猶曰中之中何
意曰本意只是說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
喻不相似亦未穩在直如云在中與在事之中只是
事此是體彼是尾。旌子之與上條蓋

問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
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
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
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
之蓋卿

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
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

已

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人傑

中庸之中兼不倚之中曰便是那不倚之中流從裏出來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個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定理先生易以為平常據中之一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粘曰若看得不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白這物黑便是相粘了廣因云若不相粘則自不須相對言得曰便是此理難說前日與季通說話終日惜平不來聽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於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故程先生嘗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

來真个好笑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它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求別故某於中庸章句序中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它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廣云程子自私二字恐得其要領但人看得此二字淺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靜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體猶自不顧如何却謂之自私得味道因舉明道答橫渠書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

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
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
有陰陽相對曰然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
差異味錦綺組繡不又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
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
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
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
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
所以粘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吃
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
便與西對南便與北對無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
之物無獨必有對終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

可觀事事如此

加其務。與廣
緣蓋聞同

問中庸不是截然為二庸只是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淳
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自己
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可學

蜚卿問中庸之為德程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中則直
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
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
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
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龜山言高明則中庸
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體用對說如
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又舉荆公
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
就它說據它自有做工夫處高明釋氏誠有之只緣其無道
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故十項事其

八九可稱若一向拘攣支做得甚重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廢寓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着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方子錄云問中庸既曰中又看成嶺也中庸只是一個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極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

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廣

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切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是經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錄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着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自是着還他一個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

愛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後舊者存一個變焉

有中必有庸庸必有中兩個少不得賜

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季札

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個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言中

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

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着又之必倒去問若要植立得佳須

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德明

白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士演

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授其要為解也方家解

呂中庸文滂沛意淡洽方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揚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

滿充實方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淡洽先生曰與叔却

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方

謝揚曰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

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游揚諸公解中庸引書語皆失本意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

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

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樂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

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

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

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柰

他何只恁地做个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

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

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

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

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文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雜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掬蓄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浸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浩

章句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个私底根

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士毅

問或生於形氣之私曰如飢飽寒暖之類皆生於吾身血氣形體而它人無與所謂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植

變

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而言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個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着便是勞攘物事會生病痛底魯孫

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

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走理不得且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有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峯云性猶水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某問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曰從天理一人專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鶻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著氣非說著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却云極妙過於正蒙可學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著痛抓著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於血氣一个生於義理飢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因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謂形氣云云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入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

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云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為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為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虛書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亞則董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志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

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很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今鄭子上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一向說是个空虛無有之物將流為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饑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做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

而城也。大雅

○章句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云云曰如何說
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
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
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
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
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个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為萬事便
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
間無此子罅隙句句是實理無此子空缺處個
問中庸始合為一理說論之末復合為一理無聲始合而開其
開也有漸未後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錄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
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雜乎陰陽道夫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者謂之命以人物
稟受者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
貧賤壽夭而言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
然亦是兼付與而言賀孫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個原
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
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
得又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
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
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熹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

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其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耕

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禮性。

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須從氣說來方可。咏

率性之謂道。率字輕。方子

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當

率性之謂道。率是呼喚字。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當

安卿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為非是。至其自言則

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伯羽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是。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个理。即此便是道。曰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理。否曰是。得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

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渾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

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个渾淪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

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為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

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銖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是
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
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
可道物無此理性是个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
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它所通處仁義禮智
物豈不有但偏耳隨它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
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
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與此
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渾

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
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似一个渾淪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
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非
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
之無道可乎砥

天命之謂性指迥然孤獨而言率性之謂道指著於事物之間
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率性之道指人物所行言或以
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
有也歲孫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端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
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義剛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
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
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稟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
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
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
驗者如四時之間寒暑得宜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

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為善氣不正則為不善又如同是此人
 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
 欠耳論氣不論性苟楊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
 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則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
 則不可不去其窒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為
 之不過鼓勇而進至它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矣且之問學
 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
 自去通書剛柔一段亦須著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
 中在人問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語畢先生又曰
 生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再三請
 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
 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是全体物受其偏則隨其品

類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
 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飛
 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
 也如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
 未盡所舉或問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
 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
 或問中所說恐包未盡曰說話難若說得闊則人將來又只
 認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却
 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老聖
 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飢食渴飲夏裘冬裘為
 樂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
 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
 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似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

體

不會擲下去一般此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
 夏表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末至淪沒先生既而
 又曰其曉得公說底蓋馬首可絡生鼻可穿皆是人看物
 處說聖人脩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如適間所說却也見得
 一个大體至可方子錄云至之問率性之謂道或問只言馬首
 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可穿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禽
 先生曰物固皆是道如蟻蟻之微甚時胎甚時卵亦是道
 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實如龜山論堯舜之道只夏首冬來
 飽食渴飲便便如此則至身浸在堯舜之道裏又何必言
 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黃文云若如此論則人心道心皆是道
 去先生曰相似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
 佚性也底却認做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
 智之於賢者有性焉底却認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李光祖乃曰日用之間昭然在是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非
 共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
 是指十方常住者而言也又之復曰
 至之却亦看得一个大禮也蓋御同

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人物而言脩道之
 謂教此專言人事自是如此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
 則為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

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璘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
 乘馬不殺胎不夭斃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
 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
 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砥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
 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脩道之謂教就
 物上亦有个品節先王所以威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
 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个品節使
 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德明
 問脩道之謂教曰游揚說好謂脩者只是品節之也明道之說
 自各有意去偽
 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助性

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脩脩是振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哉

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你自脩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木之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峙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程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今按可離非道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劉敞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

妄

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為關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這一個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說畢又曰關異端說話未要理會且理會取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箇自然見得與立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你息視聽舉廢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你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倚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倚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

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
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
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
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
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般
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疾行先長都一般是
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
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般柴須是連得水般得柴是
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
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
衣食作息視聽舉廢便是道說我這不會說話底會作用
底叫着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

須是就這上尋討个道理方是道禪老云亦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个把
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
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
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
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
是它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
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
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
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个道理雖至沒緊要底
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
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個元不相離凡有一
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个沒緊要
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

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
所不盡方周遍無踈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
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
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
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个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
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
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
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个元不相離所
以只說格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
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
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
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
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曰用者而樂在是

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備

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不能離底意思否
曰道是不能離底說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

問道不可離自家固不可離然他也不能離也當參
之於心可離不能離之間細說不能離也不得不成錯行了
苦是道因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切謂手持

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

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覆猶足之不可

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曰
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

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尹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此私
吝心便是發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熾先之時論熾先之云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
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

也

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端蒙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也履孫

問目用問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

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

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則不可講求義理屬思慮心自動了是已發之心劉敬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

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珍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與立

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處難言大段着意思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刺語然又不得不

如此說真孫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

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个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

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焉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

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德明

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人念

作狂為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閔祖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

惟

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義剛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兩段分明極有條理何為前輩都作一段袞說去曰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不是要作文只是逐節次說出許多道理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輩諸公解此段繁雜無倫都不分明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个却是喚起說戒懼無个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著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

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那死時方了個

問舊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掩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愈是分曉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掩處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暗了胡泳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曰游揚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伊川以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

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
見昭著如此文尉問今人隱微之中有不善者甚多豈非此
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謂事之變者文尉曰且如人主
積累愆咎感召不祥致有日月薄蝕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
變便只是此類否曰固是如此文尉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
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
處而言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謹獨緊切處焉

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
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

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
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
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

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
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
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
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

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
其端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
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
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
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
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
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段上但危事察之貴精守之貴一如戒謹恐懼是事之未形

厥謹獨是幾之端然不
可不精察而謹守之也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曰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个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
靜不是睡着了賀孫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
說過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
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
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又問致
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
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懼震懼略是个敬模
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
川所謂道个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
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
便入賜

問中庸戒懼謹獨學問辨行用工之終始曰只是一箇道理說
着要貼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又問是敬否曰說著敬已多了
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斐孫

問不聞不睹與謹獨如何曰獨字又有个形迹在這裏可謹不
聞不見全然無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於此時便戒謹了便
不敢卓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
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
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
聞是未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
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
所說多有孔子孟所未說底伏羲書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

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滿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氣化否曰疑結成个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寓○可

謹獨已見於用孔子言語只是混合說子思恐人不曉又為之分別大九古人說話一節開一節如伏羲易只就陰陽以下至

孔子又指本於太極此曰易有太極而已至濂溪乃畫出一圖康節又論畫前之易

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閨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椿

問謹獨章迹雖未形幾而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个知廣

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看莫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說

迹未形幾先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是大綱說賀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衮作一段看某答它

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更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

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更

離可離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

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

二字發之如何衮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更離言道之至廣

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德明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

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

道不可須更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

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

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大雅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指坐閣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窗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盡塞其來路次日再問不睹不聞終未瑩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而

戒懼取又曰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久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德明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
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比豈是不可離又問洙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口

然胡冰

問中庸工夫只在戒謹恐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腦頭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人因其冠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着落矣又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類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具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

聖人不敢自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又問以實事言之亦有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問如何曰夫子謂事君盡禮人以爲誼相定公時甚好及其受女樂則不免於行是事君之道猶有未孚於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後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傲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時舉和以

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

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

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

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

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

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

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

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怎生地這

箇心纔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纔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

見這箇本自虛靈常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須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黑漆漆地在這裏如

何要得發必中節

○

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

中性之德和情之德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

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

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眾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

曾何靜看不曾知得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

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

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

審此時喚作如何

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主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繳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一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袞，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所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言民求

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端蒙

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要泥著。謹獨是從戒謹恐懼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一體事，不是兩節矣。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方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

問中庸一篇，學者求其門而入，固在於謹獨，至下文言中之已發未發者，此正根本處。未發之時，難以加毫末之功，當發之際，欲其中節，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謂戒謹恐懼，莫見乎隱之心，而乃底於中節否？曰謹獨是結上文一節之意，下文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欲其中節，正當加謹

於欲發之際佐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亭亭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梁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問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如何見得是中曰已發之中即時中也中節之謂也却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某舊有一說謂已發之中是已施去者未發是方來不窮者意思大故猛要之却是伊川說未發是在中之義最好大雅

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在裏面底道理

非以在中釋中字問伊川又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如何說不發曰是言不曾發時明德

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

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倚此之謂中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大本則以其無不該偏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喜怒哀樂之發無所乖戾此之謂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則然也達道則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出者無不通焉先生後來論達道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闕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

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因論呂與叔說中字大本差了曰他底固不是自家亦要見得

他不是處文蔚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在中之美他引虞

書是執厥中之中是不知無過不及之中與在中之義本自

不同又以為赤子之心又以為心為甚不知中乃喜怒哀樂

未發而赤子之心已發心為甚孟子蓋謂心欲審輕重度長

短甚於權度他便謂九言心者便能度輕重長短權度有所

不及尤非孟子之意即此便是差了曰如今點檢他過處都

是自家却自要識中文蔚曰伊川云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則發自中節矣今學者能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而

謹獨於隱微之際則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識得且如

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人說

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

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堵上亦可謂中終不若

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

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且如喜怒哀樂三分自家喜了

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銖疑不然

先生曰公意如何銖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

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

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

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銖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

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銖因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

為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飯與人喫銖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其在說得亦好德明錄云伊川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

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

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

具

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裏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其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曰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是萌芽初出時真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

時真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
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
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
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
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
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
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心亨達雖
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
不渾淪淪

先生問銖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
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
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
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日四
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

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似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為未嘗發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言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在說已發其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銖

龜山說喜怒哀樂未發似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方

循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功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

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

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必大熾夫未發時固要存養已發時亦要存養未發時固要省察已發時亦要省察

亦要存養未發時固要省察已發時亦要省察未發時固要存養已發時亦要省察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

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原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

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

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此提控

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

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

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個主宰嚴

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

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

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要省察

作睡
推一

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問他若於發處能
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我底涵
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睡却成擔閣
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
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
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論中。五季與曾言。口書。朱中庸說。易傳說感物而動
不可無動字。自是有動有靜。○按伊川言中者寂然不動。矚
未發意亦與戒慎恐懼相連。然似更提起。自言此大本雖
庸聖言同。但庸則憤憤。聖則湛然。其初言此者亦未嘗雜人
欲而說庸也。○如說性之用是情。心即是貫動靜。却不可言
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如言一箇理之
本。後方就時上事上說過與不及之中。○且當初便說在中為
此時中。所以異也。方

在中之義。欲本得也。此至如說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亦有不偏
倚氣象。方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
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偽不偽。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
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曰。然。淳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益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
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
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慧地便是已發。剛同義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十月為坤。十一
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
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
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必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廣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

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當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着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哀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哀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着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着脚手不得若大段着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雖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致中和以下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錄

致中和所謂致和者謂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父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克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周樸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如此暖閣人皆以火爐為中亦是須要去火爐中尋箇至中處方是

的當又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論問未發之中是渾淪底發而中節是渾淪底散開致中和注云致者推而至其極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工夫處只是上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否曰致中和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若大段用倚靠大段有乖

矣底固不是有些子倚靠有些子垂矣亦未為是須無此子倚靠無此子垂矣方是致中和至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垂矣乃

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也問中有一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

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之

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

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貼者有中操者有中紅心之邊量者皆是未致須是

到那中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髮絲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問先生云自我謹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

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放棄之意否曰固是不放

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

云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平却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象為如何驗字謨亦有品揚之失否曰它只是要於平日間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也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

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於繹寡樂於英材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
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問如此則
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
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鶴軒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入主心術曰也要
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
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發理陰陽須是德明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
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
物安得而育物安得而育

元思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曰
孔子已到此地位學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
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

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克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
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
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為有此理故也賜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肯恁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何做得到
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
某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佐
問靜時無一息之不中則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
位矣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
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
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出朋之類否曰天變見乎
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聽
問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
日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

又

如此則前所謂力者是力分之力也曰然子問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且以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萬物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莫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國莫不如是廣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

中庸

第二章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

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職

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說若有

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

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餘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

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

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

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

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

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能同如何到行處分明錄

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不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錄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

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廣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

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過

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

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必言對庸

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

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中庸又是用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言子年

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

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

山頭逢杜甫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

不字仲尼之說

中

第四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矣而好問好察述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缺不及也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個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德地便說得順今却德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

果者一作果老

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者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德地及見得後也只德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都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愚

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為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及高明為愚不肖之不及曰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遇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令有著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况道中庸最難若能道中庸即非不及也

第六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

者樂愈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節

執其兩端是摺轉來取中

節說在後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在那裏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

然

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

了何用更說執兩端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

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之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

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裏便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躡等之語或問

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某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

問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

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

卷六十三
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推其輕重之

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當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為中也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它說無一事之

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摠括
 包盡無一善之或遺端間使民不作才非問或先問以程子執兩
 上說一端非是過下此處為揚善惡底固不問了中說無以異於
 程說曰非是過下此處為揚善惡底固不問了中說無以異於
 中執其不同之極處以量長短也皆不同也長八尺便以八尺
 為不及十尺為過而九尺者之中也蓋中處或在十尺或
 在八尺上不可知必就二者之說子細量度看抑說是在三
 者之說皆不是中端之為不及而二者之知問後有也親折上
 說誠為有病

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矣回擇乎中庸兼知說
 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途而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
 不見知而不悔執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
 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于衆
 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常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
 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

脚行驚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使到
 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
 上說賜曰夔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釋中章是
 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又問釋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
 消得它依著是意道理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
 快爾而今且看他如何動脚

第八章

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著力
 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
 若曰求得聖人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
 為聖人極至之地位耳作中道亦得或只作極字亦佳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
 不敢失然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
 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
 些滲漏淳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稟所長處着方
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錄

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它雖不曾分
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
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
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具
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賜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
進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
着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
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
三事繼

徐孟實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此

子便是過慢此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拾得便是
得於~~被~~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
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
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
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
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
至難楊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
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
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
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
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
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
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

以千

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
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姑激豪釐之失本里如何
不是錯獄

第十章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憊

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憊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

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

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處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

北之強勁正如此時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則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此北方之強是

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

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

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

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

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稟資質人

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又問以

舜聰明睿智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又須

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

明睿智如此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適言又必執兩端

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銖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

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辭倒了若中而獨立

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本錄云柔弱底中立則必敬倚若能

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闕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辯或聲色貨利執着一邊便是倚着立

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震

或問中立而不倚曰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謙

問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它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錄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傑

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

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個

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涼

第十一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素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恠是賢者過之曉

問索隱集注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灾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灾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隱僻賜

素隱行恠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闕

問導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
知處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
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
不得耳又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
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
是吾弗能已之意錄

○第十二章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
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
問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其廣
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
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隱言其體微妙也錄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李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

然其以爲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
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
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
處盡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
者就道上說錄

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得
其名處雖是效亦是費君子之道四亦是費節

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
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
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
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錄

問至極之地聖人終於不知終於不能何也不知是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之理否曰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

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寓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善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也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

固有不能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

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

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節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

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

子而師之都差了博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切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

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

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

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

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

量斜

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

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

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至

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破它不得賜

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

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

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曰楚詞云其小無

內其大無垠至

為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繳

問為有為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

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始卒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
曰是淳

問焉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
也非察察之察去察之察非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只是
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退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
甚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謨

焉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
焉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量之極至德

焉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焉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
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
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
莫匪真如察察黃花無非般若之語蒙

皆是費如焉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討箇費
來者又曰焉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

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節

問焉飛魚躍集注一段曰焉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
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
收一收謂心這箇便在賜

謂心二字細字

問焉飛魚躍如何與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
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
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
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着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
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
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德
幼老問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中只

是與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理昭著無
乎不在上面也是恁地下面也是恁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
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
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揚眉
瞬目自以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禪語端
子合以書問中庸為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
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
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曰為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
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
臣父子皆定分也為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可
為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
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為飛魚躍上看如何見
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為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
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便覺有悚動人處炎

為

驚飛魚躍上文說天地萬物處皆是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道體無所不在也

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為下魚見者皆
道應之者便是明道答橫渠書意是勿忘勿助長即是私意
著分毫之力是也○弄精神是操切做作也所以說知此則
入堯舜氣象○不與天下對時看物意思也○理會為飛
魚躍只上蔡語二段明道語二段者○上蔡言與點意只是
不矜負作為也五峯說妙處只是弄精神意思○察字亦作
明字說與夫却只說飛躍意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緊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
流行之妙初無疑滯倚着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
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疑也銖

凡變

自

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廷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_反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所謂費而隱也曰不然也奮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着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即此便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着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之後字中子思說奮飛魚躍今人等忘却乃是不知它

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飛捉教它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文蔚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為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太以為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云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

矣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着他做事。却全不如此。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鳥飛魚躍。為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為精切。故程子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曾點他於事事物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若釋氏之說。寫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則反更逆理矣。曰。是他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教誨。不一而足。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有意味。但廣老矣。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某亦不敢不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真箇

可以一貫。忠為體。恕為用。萬事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是實理。故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釋氏便所見。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說空理。然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却只是說耳。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得文義。又却不會真見質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着淺者。既已着淺了。看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源頭。决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韓退之說文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

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
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

問語錄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

同或問中論此云程子離人而言直以此形容天理自然流

行之妙上蔡所謂察見天理不用私意蓋小失程子之本意

據上蔡是言學者用功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時平鋪放

着無少私意氣象正如此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也不審是

如此否曰此意固是但它說察字不是也聰

楊氏解鳶飛魚躍處云非體物者孰能識之此是見處不透如

上蔡即云天下之至顯也而楊氏反微之矣方

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

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楊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

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箇據體

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神德為萬物之體幹今乃以為

體察之體其可耶廣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

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

徧滿於天地之間至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

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察字義多

如此廣察乎天地理密察天地明察之意下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

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

字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

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

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

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此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此

此

在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无生這端乎
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
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无塞無
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
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
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
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
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
然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
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此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
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
窠窟盡底掀翻了故他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
易易

比

公晦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

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
中舊人多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
去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得
恁地廣大未稍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此吾
道所以異於禪佛曰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
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
聖人說箇本体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
度觸處都是緣他本体充滿周足有些子不是便虧了它底
佛是說做去便是道道無不存無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
妨妨

第十三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章之綱目
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綱目
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

為仁之為禰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
得人道了更何用治它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
渡障得歸來東邊便了撥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
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
是善矣更何特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
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
了這須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
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
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
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
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

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
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
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
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
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
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
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祇要
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
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
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
下來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
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
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

不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之道若有

一事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事不盡便非臣

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備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

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衆人不是衆人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綱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趙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

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

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殊

第十四章 行險僥倖本是連上又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備

第十六章 問鬼神之神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初

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神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升卿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

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機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個

誠者實有之理。體物言以物為體。有是物則有是誠。誠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符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是實。神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銖

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是與物為體。炎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是理。故於人言。又問體物何以引幹事。曰。體幹是主宰。

幹事是與事為。與物為體。與物為體。

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

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為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銖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廣

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嘔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

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它人。亦是未曉得它。湏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三事也。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文湏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

神之德始得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
 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
 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喪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陳
 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曰言其弘死藏其血
 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
 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
 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
 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
 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
 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
 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
 強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魂魄因言古
 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
 內骨肉皆已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

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濱鍾
 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大戰
 鬪而死被兵之地比日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
 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
 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罕我問鬼神章早
 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
 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
 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神
 問昭明焄蒿悽愴是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
 是這既死之氣後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
 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
 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
 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

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淨
問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
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
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為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
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發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個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
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便是陰陽去來曰
固是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
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
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豪釐忽裏去也是這陰陽
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
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云如
夏月嘘出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

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於熱湯裏去都
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
所謂昭明焉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蒿是蒸
衮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
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
遺章發

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
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
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
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其上是又有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
明焉蒿悽愴猶今時惡氣中人使得人恐懼悽愴此百物之
精爽也續

蕭增光問鬼神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雉

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始生一章尤說得分曉蒙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端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直卿問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在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間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此語落著主在鬼神直卿曰

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切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只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趙

問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此莫是造化不可見唯於其氣之屈伸往來而見之故曰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此莫是言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曰只是如此端

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過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識續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

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謨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錄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類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壽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魄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職問鬼神之為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幾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祭恐賢問其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迺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嘔吸之則又來

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類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壽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魄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職問鬼神之為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幾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祭恐賢問其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迺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嘔吸之則又來

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死其事杳然所以難說○德明

問商軒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

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

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

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問章句謂性情功效

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曰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

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否先

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德地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曰自午以前是

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禘列

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

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

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

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草木

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

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

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

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

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

是魄不足淳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

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

之德為形而上者敬

問侯氏中庸曰摠攝天地幹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

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生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

是實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

了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捨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嘗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竅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

若

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伯有為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淳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者以為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其尋其說甚當傑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為道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

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廣

第十七章

問因其材而篤焉曰是因材而加厚此子節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溱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溱矣錄

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賀孫錄云漢卿問栽培傾覆以氣至氣曰只是反說上言德而受福而以氣為言何也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它理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

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此語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賀孫錄云上面是疊將來又曰此數語却轉得意思好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廣賀孫錄同

第十八章

問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固見得天道人道之極致至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為無憂何也曰文王自公劉大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又曰追王之事今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如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密大槩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錄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此等級不同曰游揚

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具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

武成言大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武

乃告大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武

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

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

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

載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

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

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銖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

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紕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

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

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

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

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

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

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個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

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既亦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

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

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

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

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

為定制，更不可易。個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
 它者所以卜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
 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
 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文蔚問伯叔父母古人
 皆是期喪今禮又有所謂百日制周禮然則期年之內當
 服其服徃徃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不可行
 所以當時橫渠為見天祺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祺代之
 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
 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
 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
 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敬

正淳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
 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左氏說禮比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方子錫云左氏

野之說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

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

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

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

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

廣錄云只是說得成煞鄭重滯泥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

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苟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

不曉事底見識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便文

飾回互了或云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都不

是曰是它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

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嘗謂學記云多

其訊註云訊猶問也公穀便是多其訊沒緊要處也便說道

某言者何其事者何禮記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却曰此事更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其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大王肇其王迹則到大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履芮質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廣

第十九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卿吏之屬大夫一人先舉解獻賓賓飲畢即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迤迤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廣

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賓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

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義

問酌導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倍

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道賓使飲也儀云主人

饋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

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酢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酢昨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廣

漢卿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酢之禮旅酌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

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於沃盥所謂

于
日
逮賤者也。旅酬後樂作，獻酌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酌酒賓莫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一盃在右為旅盃也。受酢者古者酢字與酌字通，受酢者猶神之酢已也。周禮中酢席又作昨昔之昨，謂初未設，只跪拜徹後方設席。周禮王享先公亦如之，又舉尸飲酢之禮，其時祭每獻酌酢甚詳，不知合享如何。周禮旅酬六尸，古者男女皆有尸，女尸不知廢於何代。杜佑乃謂古無女尸，女尸乃本夷虜之屬，後來聖人革之，賀孫因舉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廟，南昌南康每年祭祀堂上設神位，兩廂設生人位，凡為勸首者至祭時具公服設馬乘儀狀甚盛。至廟各就兩廂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一同神位之禮。又某處擇一鄉長狀貌甚魁偉者為之，至諸處祭皆請與同享。此人遇冬春祭多時節，每曰大醉也。厭祭是不用尸者，古者必有尸而不用，如祭殤陰厭陽厭是也。

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所倚，靠節。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第三十三章

問綱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籠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綱與緜同，是用麻織成，布為之，不知是否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著白衫一般，裹以皮為之袍，如今夾襖，當

問衣錦尚綱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

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在密思量來衣錦尚絀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聞然而曰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廣○如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兩節工夫而已為未尚絀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向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錄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賓齒餘者皆序齒也

問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如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如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 錄

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裸鬯以求神於幽豈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止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鬯鬯之酒感它不著蓋鬯鬯之酒却瀉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 個

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太字古

裸古玩切音
貫祭酌鬯以
灌地

多互用如天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廣

林安卿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而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閣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禮孫毓云好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錄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四計三十一版

中庸三

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言上文修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已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意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當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個

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說汎字統字仁是切要底文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節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淳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為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勉行

以勇為主

問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得也勉勉性矯學知利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勉勉性者皆兼知行而言大知固生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

問先生曰更須涵養

問中庸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便是說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說得知低了此處說知便是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這箇卓子論語說仁便是此脚直處說知便是橫處中

庸說仁便是橫處說知便是直處而今且將諸說錄出來看
看這一邊了又去看那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變孫○賜論
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
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
行便是仁在知中若學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頭是力
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問智仁勇曰
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
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意自可見道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
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
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淳

呂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璘
知耻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耻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爲學自是問勇力行得徹不屈懾若纒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

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
是勇便行不到頭個

問爲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
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既示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
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爲
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
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
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
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既說若如此窮有甚了期若論養士
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個
柔遠解作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
類謹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盡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
也聽

足
問來百工則財用是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

要用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紵紵

工匠類以器

問蘇廩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折送

錢之類是也賜

問送牲迎來集注云投節以送其牲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

投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賜

問用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

經之屬曰立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

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是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

是指先立乎誠可矣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

一語言凡事也錄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

皆一義也備

或問言前定則不躓曰句句着實奈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

語不實便說不去纒

事前定則不因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

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

矣迫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

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

它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

家便理會得個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

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

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

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

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

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禪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

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

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豪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

誠有一豪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

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

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

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

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具此理之無妄

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

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天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

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

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

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

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其善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

節次擇善與固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

是人事又則徵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辨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

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學而

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不同下得

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

方知其所謂同也

渾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

謹所以也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

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

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

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

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

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

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或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

做百分

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做工

夫底

漢卿問袁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其自初讀時只覺首段

尾與中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痛廬也故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

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

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

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闕湊成篇本末次第終

始總合如此須密意同別出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

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章多是逐段解去其初讀時但見

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觸，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立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它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文直如此，續密廣。

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兩以誠於中者目之，且有為善也，誠虛為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說朱子發雖脩謹，比自是偽為，是時范齊美天資豪傑，應云子發誠是偽為，如公此車却是至誠。文定遂謝曰：某何敢當至誠二字，齊美却戲云子發是偽，於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乃是此意。明德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營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充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體統說。人

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學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

况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纒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方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盡說不著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

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括出來便是道理東邊括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括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少欠若不能

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少了三二斗便
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此子欠闕只
是人自去欠闕子它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
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頭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
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
子或問差處曰不當如此問今夜目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
箇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却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
得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了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白
不當問黑白同異久之又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
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
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
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它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
處却渾淪如盡心才知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
處子全體便都見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備○研
錄別出

仁

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
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外不盡於
內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
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盡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
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
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知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
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
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大
槩如此又問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
看如何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問白黑且去認
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矣因曰
若說大槩則盡心是知仁性是行盡心是見得箇渾淪底盡
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包在裏許
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

盡

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
事力未必能為而有能為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
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枅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

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与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
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
得与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与天地參而為三
矣猷

使 偏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
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
其善底物稟得氣遍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
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
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
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

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淳

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
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
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
之倣像也傑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
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節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之所為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
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
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
此說非是祖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
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与人洪水汎濫舜禹得禹而民得安

燠與曠同又上演
切然上聲乾也
矣也

分

為次

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淳

問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著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又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

上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則曰贊天地之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而說之如脩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

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

錄云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何如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者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云云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緣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查滓便渾化不待如此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

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為

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底

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

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囿只如人氣質溫厚其

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

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則燈籠曰

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文明矣撤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賜

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此是事事上推致其極

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

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洽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

工夫明德

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纔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他身上更求

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側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

偏之善案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

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

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至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

見處推至其極孟子所謂廣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極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錄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它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

誠

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魯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又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

卷之五

三

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舉時

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舉時

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又問：誠者自成，道者自道，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實理，所以有此萬物。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義刪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方

明則動，伊川云：明故能動人也。據

仙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

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能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能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能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

多根株枝葉條幹者便是它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
幹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
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
做始得箇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
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
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
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
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
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
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
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
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
意相應賀孫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辨不同
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
若只做自道解亦得其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己
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
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
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
也義一

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
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廣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
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變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方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
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

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壽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此是相表裏之句從頭起至結局便是有物底地頭着一些急不得又曰有一尺誠便有一尺物有一寸誠便有一寸物高

斐卿嘗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容驟語道夫以為誠者物之終始始學之士所當盡心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不過如此正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也一日以語曹文進叔曹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曹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固實便將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其以告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脉隨誠者物之終始都是事物之實

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中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見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大雅。閏。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

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

為其事與無事同矣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

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事之終始不誠且不會做得事

相似且如讀書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方有心讀

八遍又無心則是三遍以下與八遍如不曾讀相似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

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闕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

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

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

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今按無物謂不能聞見是

物及以為無便無此皆與章句不合姑存之○德明

正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汎說故君子誠之

為音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

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

誰不它須是有箇人不它方得續

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人心

之實此理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而言有是

理則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無是理

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為也下

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

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者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

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

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

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
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
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
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
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誠
是事底骨子敬

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為孝若不實是孝便是空說無
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

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
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言者有主
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於理而言贊天
地化育之類是也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
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漫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

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我在
東却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自在那一邊便都成妄誕了幹
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用言雨不晴言晴既
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錄

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備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
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
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
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曰
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
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
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

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

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齊天下豈不是成物仁

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也

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曰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

是用

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

物之功由乎知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

問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

物問時措之宜是預撥開六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

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

一般處置舍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也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揚

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又然後有徵驗只一

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也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

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

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壽

博則能厚節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

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

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

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也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體廣大精微學者至此

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

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廣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廣

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大底也是天節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錄

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息耳振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壽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

渾淪處做渾淪處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

極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禮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

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

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

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

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

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

充滿之意廣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

說若摩來說又亂了蓋它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

文遂言修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堯

舜不聞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也曰此或非常理

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當受祿于天雖上面豐

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佳續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關

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關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祖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關

致廣大謂心曾開闢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

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續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

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

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

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闢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廣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其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問注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其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汙而無所謂高明矣

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

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害

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
學便誤人其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濶
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
頭緒濶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議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
着得也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
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
勉強為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佐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
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傲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研
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
基本蓋孫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

是尊德性問

問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知新
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
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廣

問德性問孝廣大精微高初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
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
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柔去亦有大小
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問高初中庸龜山每譏王氏心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
說固不是然高初中庸亦須有箇分別聽

文尉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
性功夫却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
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
截斷看問學功夫自却多尊德性功夫甚簡約且如伊川

續

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
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
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
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
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
來却其積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
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
是一貫敬

起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
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
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
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

學而不尊德性則云云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云云

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
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
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
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頭項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頭項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學所謂本
得而未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儀三百末即所
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即小德川流也
聖賢之學事無小大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
者固未嘗不如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
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此子空闕
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
以至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
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
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甚
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
哉熹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
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
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枏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事了固是一般然又
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功夫可
做也璘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功夫都不偏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
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
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
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
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昔同
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銖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
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溫
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
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
了後盛德之効自然如此闕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
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
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
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
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
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
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
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
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
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渾
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
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
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
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者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
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闊處

與

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
致知底工夫了末後却只說居上不驕爲下不信國有道其
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爲中庸之道曰固是
更須看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句相應工夫
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揔說又問二十九
章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對
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猶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面說知天知人處雖
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
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
恁地整齊因言其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
誰做若以爲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
錄云漢卿者文字感快如今理會得了更要熟讀方有汁水
某初看中庸都理會不得云云只管讀來讀去方見得許多

作遂
逐一

障眼蓋其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它
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
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
得來有恁麼細密又如大極圖賀孫錄云經許多人不手也
思量出自某處一手他思去索
方見得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
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賀孫錄云亦知前人
恁地用心否○廣
問君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
之可見錄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揲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
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論
橫渠呂氏尊德性道
問孝一段及此○儲

第二十八章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
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體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
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
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
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
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
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
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
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
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
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
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
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六
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直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個

第二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銖曰呂氏以三重為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亦多疑公者得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明白諸說以下焉者為霸者之事不知霸者之事安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銖

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時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問君子之道本諸身章句中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得那般事者聽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安無往而不安文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

地不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
 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
 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
 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
 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個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
 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
 夫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
 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
 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見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是
 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
 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
 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
 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
 說得表裏個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
 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
 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
 於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
 是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
 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
 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尊聰明
 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文曰聰明時憲便是

大故地要那聰明

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

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慶無不謹

審且如一物初破作两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

察故曰足以有別聰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聖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

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有主處聖以

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

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

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

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

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

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

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

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

○第三十二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

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問四

強哉矯欲駢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強底體段若做

強底工夫則須自孝問思辨始曰固是智仁勇須是智能知

仁能守斯可言勇不然則恃箇甚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

後此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脫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如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

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個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節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辨

第三十三章

問綱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綱與絲同是用絲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否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著白衫一般裘以皮為之袍如今夾襖寓

問衣錦尚綱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

字彙禪鳥考切
表屬

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在密思量來衣錦尚絀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闡然而曰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絀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衣飲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錄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衣飲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

遠風之自微之顯錄無之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

然曰應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感簡

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

上面着布衫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窄窄地明道謂中庸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

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

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

都無也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

今日做一件事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

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獄

人之得失即已之得失身之邪正即心之邪正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

知風之自好看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

相

先生檢知風之自諸說令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以游
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呂氏雖近之
然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句知遠之近是
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枯蠶不得
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
指心說就裏來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
不殺無所謂聽其言也厲氣象滯

夫繼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媿屋漏是戒謹恐懼意謹

李次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

同義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子使不用刑

同字上當
有不字

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

以感人不專靠刑政爾辨

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德轉

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矣此意如何

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維德

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轉如毛皆不

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

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

顯維德按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

論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

絀聞然日章漸漸叔歛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

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聽

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長歛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

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籠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

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于
問末章自衣錦尚絀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
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
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
經綸天下之大經至盹盹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
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備學者當隨事
用力也

因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某
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
子輩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
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
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
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
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

蹴

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
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
至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
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
欲一就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

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
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于細看廣云
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
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為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
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
說得死搭搭地若說為飛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
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
何言哉一句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雲雷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訪得如是實續錄

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
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
此自分明可且自省某從前越口答將去諸公便更不思量
臨歸又請教曰開闔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
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自不顯維德引至
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
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
理會得如何會見得意思出續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五司一十五版

易一

綱領上之上

○陰陽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
生滯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教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個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浙中學者口說合處混
一處都不理會分處法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淵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
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土

待

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一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

魂，屈為魄。剛。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是兩箇。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

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

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

須兼此二意。是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

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一箇間一箇觀，去是也。李通云：春對秋，冬望晦朔。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功。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

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匝把來折

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

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

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

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

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

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

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左同。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

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着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

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

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

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

甚好。雷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湏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

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

五十四 卷之六十五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道夫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為主陽為客個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渾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

陽康節云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

半砥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

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

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

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爾繼之者善是

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

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

容

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

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

嶺側成峰也謨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也易見就天地間着

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

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

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便

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觀易字義只是陰陽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為無見如奇耦剛柔

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

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帶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
 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
 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
 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
 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
 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
 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
 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
 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
 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
 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
 此象耳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

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
 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
 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
 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
 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
 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
 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
 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
 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
 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
 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
 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
 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
 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無間斷容得那

天之氣故曰廣生燾

龜山過黃亭產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端

諸公且誠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廢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得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嘗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撥宗滑切贊
八聲逼撥也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着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

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自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
 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辭多辭包盡天下之理
 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
 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
 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
 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
 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太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
 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
 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
 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統有此理
 便有此氣統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
 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
 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賀孫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
 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趙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絕他淵
 問陰何以比小人口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
 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都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
 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
 則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
 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變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自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
 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端

數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
 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
 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植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
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
做底又曰古者用龜為卜龜背上紋中間有五箇兩邊有八
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
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花也六出這又不是去
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
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為
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
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
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道他
不佳陽占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

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
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
淵同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
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
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
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質孫一段亦與此意同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
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揆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
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此賦不自餘進退不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賦不自餘進退不
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闔音出於乾坤音天
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

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佳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備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端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二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楊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揚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季通自謂略已見之方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問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墮便由此推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揚

○河圖洛書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廣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淵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偶而為五十有五淵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淵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既河圖是

衍以淺切音演
又與演同數詳
大衍之數五十
演水長流貌又
廣也延也

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者淵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
只自對五成十淵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

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

九到末稍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高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德功

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河圖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

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

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以下皆啓蒙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二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

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淵成數雖陽固亦本爻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節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淵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即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

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啓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如此曰他

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攢教他進退以十言之即如

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六七便對八曉得時

也好則劇又問河圖此數控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

情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

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變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纒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淵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

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

得所以却去做九淵

河圖洛書於八卦七章無相着不知如何楊

伏羲卦畫先天圖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用此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球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者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者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正陰根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曰在某挑出

又說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感怕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為不然却說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者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

方見陰陽消長次第一陽一陰躔二陽一陰二陽三陽一陰三陽四陽雖似稍涉安
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
相反得已未生之卦而反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
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
右之勢爾南而西為左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
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淵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淵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
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
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
第二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
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交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
卦遂無動占者何所用觀變而玩占淵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外卦是

十二爻底卦淵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
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人言之則
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者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
相傳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
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
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
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傳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
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
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卻子所謂易程
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廣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

之陽方子

乾巽一邊為上震隨坤為下淵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乾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淵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時揲著取卦便是用處淵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驥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祖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

安鄉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大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

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
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
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
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
晦為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巳留戊
就巳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曦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始至坤為陰以乾坤定上
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
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于東坎為
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東南坊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
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位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
一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
是共十六卦淵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
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淵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
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
曆不相應李通云紐檢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其却不
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慶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
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
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大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
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向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
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
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
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
分曉證左味堪安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

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姤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震兌巽做得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淵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闕

先天圖今所寫若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坊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廣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

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為兌月上弦十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為藥餘者以為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後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來故墓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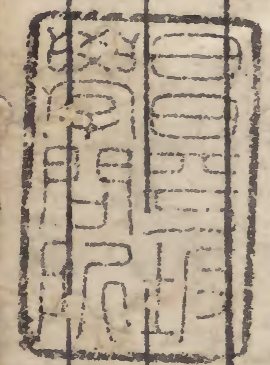
云○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為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軸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未始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未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始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不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比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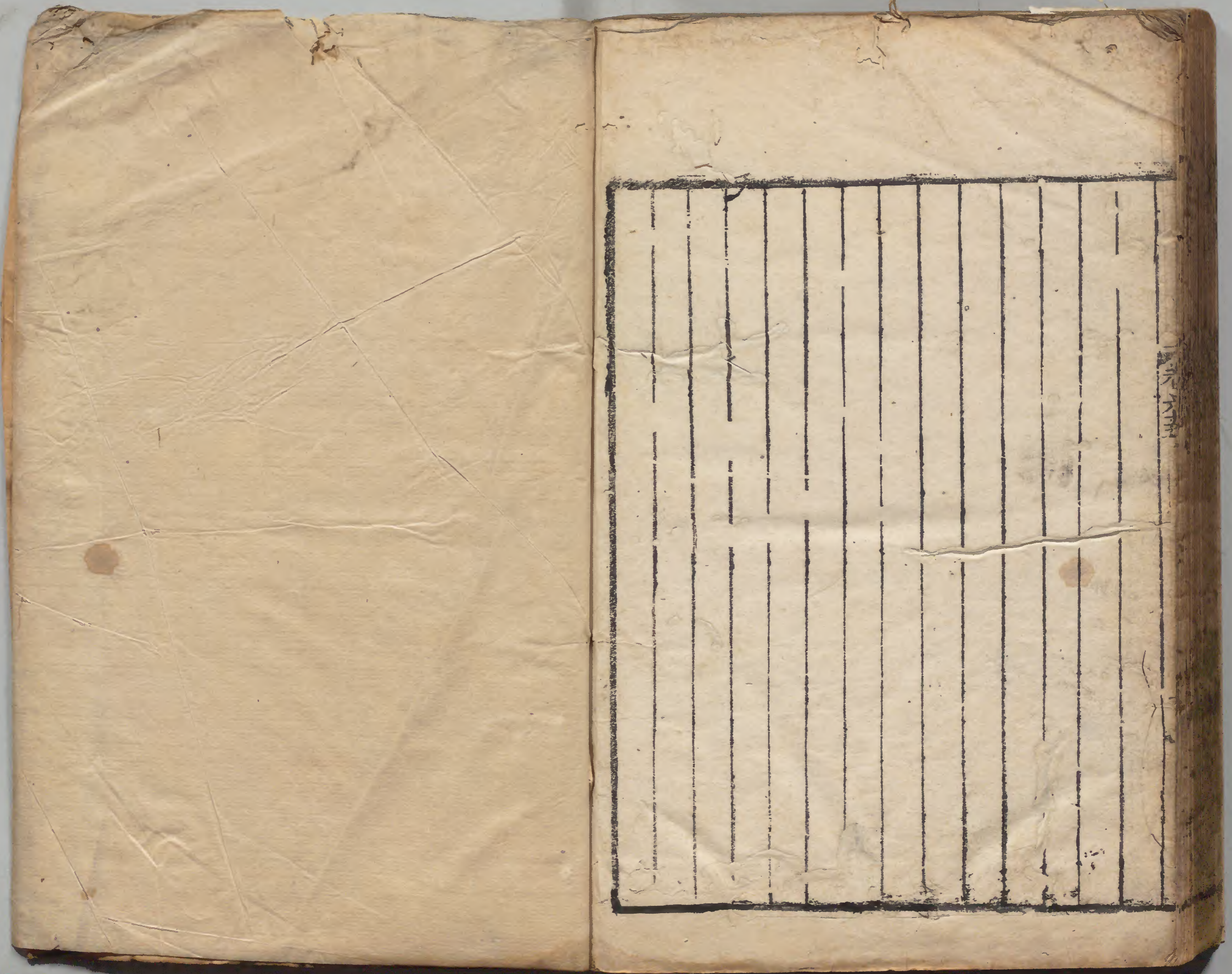
逐

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為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
將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
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羸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
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始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
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為十
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
酉中則遯卦本為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
復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理
可推竊意此圖春分卯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
卦氣之論遂差其次却與文王卦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
間所以為春坎艮之間所以為秋者必當別有其說曰伏羲
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以父互求
合所看先天卦氣羸縮極子細其亦嘗如此理會來尚未得
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

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共思之謹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
自畫了耶者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
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
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
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
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圖書有
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錄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
筮畫作甚



文獻通考



一
元
之
三

